

徐学许志强 编

单身是不必说抱歉的

台湾女性散文选

你天生是一只飞鸟，
需要辽阔无尽的云天任你展翅示翼，
你的故乡在每一处山间水湄，
你必要常常回去，
否则你可能会忘却一只飞鸟贵族骄傲的生命，
而自甘沦于模糊的人世——你栖居的命运。



秋千丛书



单身是不必说抱歉的

台湾女性散文选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单身是不必说抱歉的

——台湾女性散文精选

徐学、许志强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21,000 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ISBN 7—5360—2060—0
I·1780 定价：11.80 元

目 录

琦 君	
我家龙子.....	1
罗 兰	
如此温柔.....	6
齐邦媛	
一生中的一天	11
雪 韵	
船	14
林文月	
遥远	18
陈若曦	
我儿子的妈妈	21
林 泠	
无花果	36
刘静娟	
好像“酱菜间”	39
罗 英	
下雨天更会联想到你	44
丘秀芷	
一串铜板	46

张晓风

- 问名 51
书·坠楼人 56
幸亏 58

曹又方

- 老红墙 63

杏林子

- 白发 65
随缘 67

席慕蓉

- 写给生命 70

三毛

- 什么都快乐 77

黄碧端

- 蜉蝣过客 81

喻丽清

- 青菜的素描 84
盒子 88

爱亚

- 喜欢 92

方瑜

- 逛街三昧 97
项羽——超级巨星 99

季季

- 油菜花和炊烟 105

汪其楣		
单身是不必说抱歉的·····	112	
詹西玉		
金帛献千家·····	125	
洪素丽		
异乡的人·····	137	
李 黎		
城的记忆·····	145	
心 岱		
信鱼·····	151	
康来新		
茶余酒后·····	154	
廖玉蕙		
闲情·····	164	
袁琼琼		
神仙小孩·····	167	
关于音乐·····	170	
黄慧莺		
妈妈出炉·····	175	
凌 拂		
痕迹·····	181	
衣冢·····	188	
王瑞香		
我的书包·····	195	
李 昂		
猫咪与情人·····	199	

罗任玲	
水族馆·····	207
彭树君	
你需要一张火车票·····	208
曾丽华	
船长的女儿·····	210
沈花末	
刺桐花·····	214
陈幸蕙	
流萤如线·····	216
一街灯光的河流·····	218
周彩娥	
父亲与烟·····	222
苏伟贞	
刺·····	227
吴佩蓉	
春天，可认知的光·····	229
肖锦绵	
急景凋年·····	233
周芬伶	
品人·····	237
眼眸·····	242
阮秀莉	
既被视为女儿·····	245
石德华	
开麦拉！春·····	252

李慧敏	
六岁的痛苦·····	260
张 让	
蒲公英·····	263
朱天文	
风筝的话·····	274
写在春天·····	275
如梦令·····	277
曹淑娟	
筌篔之歌·····	282
童大龙	
交谈·····	284
郑宝娟	
给不知名的神·····	291
简 媃	
鹿回头·····	296
张曼娟	
无尽的收藏·····	308
郭真君	
瓷·····	314
编后记 ·····	徐 学 318

琦 君

1917年生，浙江永嘉人。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台湾中央大学、文化大学教授，著有多种散文集。

我家龙子

当我用最亲昵的声音喊着“龙子龙子”的时候，可千万别以为我在喊我的儿子。“龙子”并不是我儿子的大名，它却是我儿子的爱宠，一只小白猫。

一个阴雨的深夜，儿子“倦游归来”，蹑手蹑脚地闪进了大门，满头满脸的雨珠，薄薄的单衣已经湿透。衣服下面是鼓鼓的，一定又是借了一大叠小说回家了。我不问他什么，只要回来了就好。赶紧拿块浴巾在他头上一阵擦，他却从毛巾里把头冒出来，对我一笑，好久没看他这副稚气的笑了，那笑里包含了歉疚、信赖，又有几分神秘。

“妈，你猜这是什么？”他拍拍鼓鼓的胸膛，里面好像有样东西在动，我一下子就猜到了，但我却问：

“是什么呢？”

“喏，给你。”他拉开扣子，提出一只小猫。

“啊呀，这么瘦，好可怜。”我捧在手心，它打着哆嗦。

“浑身白，有几块黑，你不是说这叫做雪中送炭吗？”儿子很得意。我连连摇手，指指里屋他的爸爸。可是小猫咪咪咪的叫了。

“又去找麻烦了，不行不行，已经有只黑猫，家里猫造反了。这只绝对不能养，马上丢掉。”他爸爸已经从床上一跃而起，声色俱厉。儿子神情沮丧，双眉紧蹙。

“下雨天嘛，它太冷了，明天再说吧！”我为他求情。

“我一直走，它一直跟，我不能不带它回来。”儿子喃喃着。

“无论如何不行，家里不是动物园。马上丢，哪里捡来的丢回那里。”语气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

“好，马上丢，马上丢。”我说。

儿子失望地望着我，我向他扮个鬼脸，他懂了。又是那稚气的一笑，充满了歉疚和信赖。多少日子以来，他每每深夜归家，我都忧心如焚。灯亮着，门半掩着，只为让他好轻手轻脚溜进来不惊醒他父亲。从没有像今夜这样把父亲吵醒，咆哮一阵。却从没有像今夜这样使我心里快乐安慰。因为他抱回来一只小猫，他双手把它托付给我，万般的信赖。他爱小动物，从小他连一只飞蛾都不忍伤害，他知道我也爱小动物，真个是母子连心。霎时间，灯下的时钟滴答声变得好柔和，几小时的枯坐等待都不再令人恼怒忧焦了。

次日，儿子就要南下参加短期训练。临行时，他当着父亲对我扮个鬼脸说：“妈，拜托拜托。”

“你放心好了。”

“什么事这样鬼鬼祟祟？”父亲已忘了小猫的事，我把它藏在后阳台的大纸匣里，垫得暖暖的，喂得饱饱的，一声也

没叫。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的一个秘密，我好得意。

儿子第一封来信斗大的字只有几十个，关心的只是小猫。母子的通信有了话题。我告诉他小猫好乖巧，大小便有一定的地方，从不乱来，这第一关，爸爸算通过了。可是“丢掉丢掉”仍挂在嘴上。我答应等它能自立谋生以后，一定“丢掉”。儿子说谢谢妈妈的照顾，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我告诉他先是叫小白咪，以纪念从前走失的小白咪；后来却叫小龙了。怎么会叫小龙呢？儿子很奇怪，我说：“这还是你爸爸给起的。”爸爸居然给小猫起名字，爸爸一定妥协而且在喜欢它了。其实不然，爸爸天天在挑小猫眼儿。爸爸忽然发现它反应迟钝，叫它咪咪，千呼万唤，充耳不闻。而黑猫凯蒂早已在我们身边蹭来蹭去了。可是用手一招，它马上奔过来，吃饭时碗敲得叮当响，它也无动于衷。看见凯蒂在吃，它才一个箭步上前去抢。这才确定，小白咪是个大聋子。聋子多不体面，于是我就叫它龙子，“望子成龙”的“龙”。儿子大乐，要我寄照片给他看，我马上给他寄了。

他的小白咪，我的丑黑咪合拍了一张玉照。它们本来形同冰炭，一周后水乳交融。凯蒂天生母性，把龙子舔得雪白雪白。它就享受着现成的母爱，看它们形影不离的样子，孩子的父亲不再提“丢掉”的话了。丑黑猫一向善解人意，最能奉承男主人。它带着龙子一起跳上他膝头，他摸摸它们慢条斯理地开玩笑说：“这样肥，把你们杀来此（吃）掉。”他的四川口音，凯蒂像早已懂了，咪唔一声，表示抗议。

儿子宿舍的邻居太太看了照片说小白猫不但是“雪中送炭”，还是“鞭打樱桃”呢，因为它的黑尾巴加上鼻子上一团黑，像一颗樱桃，居然还上了谱，更不能不另眼看待了。其

实我倒不在乎它不上谱，我既爱猫，美丑自当一视同仁，它是残废，更不能不照顾到底。何况，拥着它，心头另有一份失而复得的温暖，因为它是儿子郑重所托。想起他在童年时期，遇到路上的病狗病猫，统统把它们抱回家来，却统统被我悄悄地送了出去。他的小心灵一定在怨我。我也一直感到对他抱歉。曾有一次我为他向朋友要来一只小狗，养了一星期，小狗深夜叫个不停，吵了邻居，不得不把它送回，儿子抱着它睡了一整夜，还是硬把他们拆开了。他怏怏不乐了好多天。我们之间，为此似乎有了好大的隔阂，却又无可解释。最后，我特地花了四十元，在东门狗店买回一只小白猫，趁他睡着时放在他枕头边，他醒来一眼看见了，才展出笑容。（那次深夜捡来龙子时也正是那同样的笑容。）偏偏那小白猫又走失了。我太忙，无法花太多时间照顾小动物，可是儿子怎会谅解我在忙些什么呢？

他逐渐长大以后，再也不提小狗小猫的事。他的兴趣有了极大的转变，母子之间的情愫，似已非对小动物的爱所可沟通的了。我惆怅，我失落，却又无可奈何。我曾盼望孩子快快长大，又宁愿孩子慢慢长。他曾说：“妈妈，你现在不要老，等我长大了，我们一起老。”如今我已两鬓白发渐增，他又何曾再说一声，要我等他一起老呢，我更记起有一次他赌气“留书出走”，他写道：“妈妈，我走了。请为我照顾屋顶上的小猫，它是没有妈妈的孤儿。”我深夜打着电筒上屋顶寻找小猫，端了牛奶想喂它，却偏找不着小猫踪影。第二天，儿子抱着小猫回来了。我们默无一言，却是彼此心照不宣。他了解，我打着电筒寻找的岂只是小猫呢。他就是如此的捉弄我，试探我。可是我宁愿受捉弄，被试探。总比他对我是否

爱小猫漠不关心好多了。

他已经十八岁，真的长大了，我应当高兴。可是我无法进入他心中，他终日沉默无语，我终日寻寻觅觅。他一出大门，我便为他愁风愁雨。我常常对自己说：“不要愁，不要愁，各人的十字架，由各人自己背吧！”但此心却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背诵着儿时背过的诗句：“燕燕汝勿悲，汝当反自思。思汝为雏日，高飞背母时。昔日父母念，今日汝应知。”听时钟滴答之音，等着迟归的儿子。我也想念着劳累终生，难得开颜的母亲。直到那个深夜，儿子以信赖的一笑，托给我这只小白咪——龙子，我才拾回了些什么，心头感到扎实多了。因为我们彼此所爱的，不仅是一只小猫。

他不久又要远行。他向往海上生活，满怀新奇。我却满腔忧虑，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才刚刚起步，而我却已白日依山。他的十字架，真个只好由他自己背负了。人生作圣作狂，只在一念，我虽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教育他，又何能牵着他走人生的正路呢？

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它诉说心事，龙子是个聋子，它听不见，纵然听见了也听不懂，但是想想儿子，他又何曾听得见，何曾听得懂呢？

选自《三更更有梦书当枕》

罗 兰

1919年生，河北宁河人，著有多种散文集。

如此温柔

过春节以前，有一天，经过拥挤不堪的忠孝东路四段，满街都是地摊，卖成衣的，卖鞋袜的，卖首饰、皮包的，卖小吃的，五花八门，逛街的人潮使你寸步难行。一向走路抢快的我，也只得被迫不时在人群中停下来，等待可以钻过去的缝隙。

这次，我被迫停在了一个玩具摊的旁边。

玩具摊上有一只丑丑的小熊。这小熊，坐在那里，大约有一尺二三寸的高度。黄褐相间的毛，眼睛周围的上面一半是白色，下面一半是深褐色。两只非常小的眼睛是珠子做的，小尾巴扁扁的拖在后面，它坐在那里对着我望。

我被人潮挤在它的前面，也对着它望。

我弯身把它拿起来，它柔软的前脚带着很令我意外的一种温柔。于是我用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它肥墩墩的小小身躯，感觉到它小小的耳朵触到了我的下颏。它很像一个小孩子，十分温顺地偎在我的怀里。我问那摊贩：“多少钱？”

“两百。”摊贩简短地答，旁边有位妇人在给她的小孩挑

选玩具。摊贩向她推销一只皮毛亮亮的杜宾狗，那小孩手里抓着一只黑白相间的猫熊。说她要猫熊，也要杜宾狗。

妇人把杜宾狗还给摊贩，一面付钱，一面哄着那孩子说：“你家里已经有两只狗狗了，今天只买猫熊，下次再买别的，好不好？”

小孩妥协地抱着猫熊，让妈妈牵着，蹦蹦跳跳的没入人群里。

摊贩把眼光投向我，重复了一句：“一只两百。”一面把刚才小孩没买的那只杜宾狗递给我：“这只漂亮。你看它的毛好光！耳朵也好看！你看它的眼睛，多有精神！比真的还可爱！”

的确！那只杜宾狗比这只小熊做得精致多了。它比较更像一只真的狗。

其实，我并不是在挑选什么玩具，我只是碰巧被挤在这里，无法动弹，才随便抱起一只来看看的。我实在应该把手中这玩具也还给他，继续走我的路，我还有事要忙。但我却很直觉地回答那摊贩说：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这只熊，就算有缘吧！丑点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等于是买下它了。付了两百元，把这只丑丑的玩具熊抱在怀里，从人群中挤了回来。

到家之后，我把它放在沙发上，坐着。忽然，我觉得它好像很喜欢我，也像是很喜欢我的家。我对它笑，它就温顺地看着我。它很像一只真的、丑丑的小熊。我说：

“喂，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小呢？你好丑啊！”

小熊不介意我说它什么。它很安逸地成为我家的一员。它说不定也厌烦了坐在玩具地摊上，待价而沽的生涯。想象它

成天在熙来攘往的人们脚下等待青睐，却总是被人嫌弃，而眼看着别的同伴被选走，那心情，一定是很不好受的，而且它也一定厌倦了那污浊的空气与杂乱无情的人群。

它大概没想到它会变成我的玩具。我也没有想到。

我已经这么老了，而且我从小就不曾喜欢过玩具。

我对很多人说过，我童年的生活中，都是真的有生命的东西。我有会长大的真猫、真狗、有真会飞的蝴蝶，会生蛋的鸡鸭……，我不需要人工的玩具。

我甚至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说那地摊上的一群假熊是很丑陋又很可悲的。

我一直觉得，制造玩具的、卖玩具的，以及买玩具的孩子们，都很可怜。

我从未想到要去买个玩具。即使给孩子们，我也不曾觉得那有什么必要。

而这只小熊只是因为这么凑巧，我被挤在它的摊位旁边，顺手把它抱了起来，而那摊贩让我在它和杜宾狗之间做个选择，我才把它买下来。我觉得，如果我只是因为不如那杜宾狗漂亮，而就放弃它，即使对一个玩具来说，或许也是很残忍的。

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被舍弃，尤其是因为自己不漂亮而被舍弃。

于是，我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褐色的玩具熊。

当我在日常忙这忙那之余，偶一回头，看见沙发上有只小熊对着我看，会使我我觉得惊喜。

“喂！你是谁呀？”我有时这么从百忙之中逗逗它。

有时它被不小心的佣人放在一进门的架子上，歪着，我

会把它扶起来，坐直，然后对他说：

“小熊！帮我看家吧！”

我锁门要出去的时候，会留恋地看它一眼，仿佛对它有点不放心——“会不会跌下来？”自己问着自己，莫知所以的一种牵挂的感觉，一直追随着我进电梯，走出大门外。

朋友来吃饭，聊天，饭后她们发现了玩具熊。我把它介绍给朋友——你看它多丑！

朋友会自然而然地，像抱小孩一样地把它放在膝上，继续和我们聊天。

一位单身朋友问我，你这小熊在哪里买的？

我直觉地回答：“你喜欢啊？送给你好了！我再去买一个。”

但立刻我就后悔，觉得这小熊一定不喜欢换个主人。于是我悄悄把它放进书房的最里面。朋友其实早就忘了我说要给她这只小熊。我准备什么时候再去为她买一只新的，以维信用。

那天，真的快过年了，我忙上加忙。白天，我去复兴南路那家老式杂货店买我喜欢用的那种炒菜锅和不锈钢的炖锅。为了使自己的年尽可能的光辉一些，我花一些钱，买了一条新的纯毛地毯，花色很鲜艳的。我还订了新的窗帘和灯罩。我又奔波来往于菜市与花市之间，买了菜和花。我自己下厨，做我每年都做的、最拿手的年菜。我还要一再地打电话给对讲机公司，请他们把那一直和邻居互相干扰的电铃修好。我的电话也一直都有杂音，需要请人来查看。然后，我要买一些糖果与零食，孩子们照例是要在我这边来过年。

我跑得很累，晚上做完广播节目，下班的时候，在下雨，很冷。计程车个个不空。我去来来饭店门口，叫不到车，到